



# 端月修行遲

淮

一元復始是端月，  
春風吹拂遍原野；  
多少枯草展青葉，  
雨滴打醒夕陽斜。

冬至，幾天後，大陸冷氣團來，天氣陰陰冷冷的，濕漉漉的屋簷，水光閃閃的馬路，四處飛濺的水，在汽車奔馳過後，人們掩耳縮頭，匆匆忙忙、來來往往，不知在做些什麼？回過頭，看看這世界，仍然是掩耳縮頭繼續走自己的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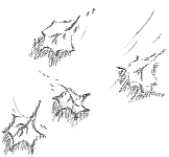
從自家的落地門往外面看，路樹隨風搖曳，不知道路樹知否？年之將盡也，在去年此時，你向上天所承諾的完成了沒有？不管這個承諾是大聲的說，或在內心裡說。

搖晃的路樹上。突然間，掉了一片葉子，我被這一片寬大的落葉吸引著，它緩慢地從樹頂上掉落，飄過我的視線，我能夠仔細地端詳那尚未完全褪到金黃色的綠色，以及清晰看得到的脈絡，它旋轉了一陣子就飄落到雨中的地面。

連忙推開窗戶，探頭想找尋那落葉的美麗影子，只見地面雜亂的佈滿著黃紅色和枯枝、枯葉，期盼的美麗頓然消失了。

不得不嘆！人生就像落葉嗎？只要一碰著地面，就失去了價值了。

## 基礎小品



年底了，諸位點傳師、壇主、辦事員都為著去年對上天的承諾檢視一番。來年趁著春風吹起之際，乘風而上，灑遍大地，那從上天帶來的種子，期待來年有緣種子能快快發芽、成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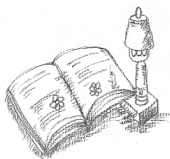
金黃的陽光，總是適時的出現，而且是時常出現，照耀著這兒，照耀著那兒，早春的天氣，也總有東邊晴、西邊雨，房舍的大埕也有時濕、有時乾。大門口也總有一位慈祥的老者，她那一襲布衫，一頭光潔的灰髮，一臉的笑容，後面背著一點血緣關係，等待著親人歸來。

大兒子稍來信息，退休了，閒不住，在山裡買了一片果園，種枇杷、水梨。所要付出許許多多的勞力，才能獲取些許利潤，現在正是農忙時，分不了身回家看看老娘，請老娘多多保重，等到收成時，賣了錢再回家去。

大兒子本來是公務員，以往總是久久回家一次，老娘總也是體諒他收入不多，又要養家活口，手頭並非那樣的寬裕，來來去去總也要交通費用，大兒子就以這個借口，能夠不回家就不回家。但他那裡知道，家中的老娘並不是要他的成就、更不要他的錢財，所擔心的是久未回家，會不會忘卻回家的路。如今，為了外在的生活，又將心向外放，借款買地，貸款買栽苗，全心投入，努力工作，注意時令，何時該施肥、何時該除草、何時當防蟲又何時當噴農藥。在過去，他知道農藥不是很好的東西，但為了那成色佳，收成多，原本的良知暫時擺在一邊，外加鐵罐，另加密封。那份原本尚存的良心與對老娘的孝心，看在老娘的眼裡，將要化成塵土，隨風飄散。而那保存完好的良心本性，何時才能開封呢？

二兒子，在熱門的科技公司上班，早上有早餐會報，一大早就開著進口轎車往公司的路上飛馳，清晨的冷風吹進車窗，也吹不散昨夜，提著熱騰騰的黑咖啡，啜飲一口，已忘了冷卻的咖啡，完成早餐會報，順便喝完整杯的咖啡。

超過十二小時的工作、業績的壓力、財務槓桿的運作，那絲絲的白髮早已斑白



的許多，地位是高了，錢是多了，再過數年，再回頭，長大的小孩陌生了，拉拔長大的老母歸矣！向外追求的孩子，如自己一般，綻放自己的花朵，頭也不回的往其他國度去矣！而那塵土的老母，不知飄向何方？不得嘆曰：

千種恩義萬種情，而今何處覓斯人！  
但願祖魂常來伴，與君夢裡度餘生。

卅年憂患母常盼，今後空窗祇獨撐。  
此生已無酬報計，唯教兒女體娘心。

然而，世間的繁華，名利，生活如何選擇呢？此時此刻扼殺了多少原靈本如；幸福的生命拋棄了，留下了永遠的苦、甜、美、美、美。苦的是，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！甜的是，倚門而盼，而不怨悔的等待；美的是，那慈暉永恆的母愛。

一、二子各有苦衷，唯一母不變塞，苦苦等！痴痴待！試問：  
一江大水勢茫茫！幾個漁舟泊岸旁。

誰把理天移到此，教予何處覓母娘？

月明如畫依照美，海濤四起仍可觀，置身小小客室中，窗外一陣激岸壁聲音所  
謂人事已非，影色依舊，不得不吐一口氣，直嘆

波撼危崖夜有聲，海天遼闊小窗明；  
挑燈重讀江南賦，無限鄉思夢不成！

居住在不該有鐵窗的地方，既然處處是鐵窗；走在四通八達的馬路，也到處是障礙。人們的眼睛儘是觀看煩惱，這個煩惱隨著自己的貪念，那汲汲營營的心開始為達目的而奸詐、而欺騙、而設計、而陷害，在這個同時，也有另一群人，也在做同樣的一件事。等到時機到，一切的事都發生了，結果是天下皆虧、天下皆敗。

走入道場中近廿個年頭，回想過往有如倒吃甘蔗般。起初有一種莫名的念頭，是在進與不進中掙扎，徘徊在登堂入室之門檻，不知進抑退？